

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

——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Managing Heritage in an Urban Century

Francesco Bandarin Ron van Oers

[意] 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荷] 吴瑞梵 著
裴洁婷 译 周俭 校译

遗产保护译丛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

——历史地理环境景观及其活态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Landscapes
Heritage, History and Urban Form

Richard S. Tedlow, University of Chicago

ISBN 955020000-00000 955020000-00000-0

955020000-00000-0

955020000-00000-0
955020000-00000-0



遗产保护译丛

主编 伍江

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

——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

[意] 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Francesco Bandarin)

[荷] 吴瑞梵 (Ron van Oers)

著

裴洁婷 译 周 俭 校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 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 /
(意) 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荷) 吴瑞梵著; 裴洁婷译.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9
(遗产保护译丛 / 伍江主编)
书名原文: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Managing Heritage in an Urban Century
ISBN 978-7-5608-7321-3

I. ①城… II. ①弗… ②吴… ③裴… III. ①古建筑
—保护—研究 IV. ①TU-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510 号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Managing Heritage in an Urban Century

© Francesco Bandarin and Ron van Oers. First published 2012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rely with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Wiley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Wiley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

[意] 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荷] 吴瑞梵 著 裴洁婷 译 周 俭 校译

责任编辑 朱笑黎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孙晓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安兴汇东纸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1

印 数 1—3 100

字 数 420 000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7321-3

定 价 12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珍惜与主动保护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自觉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成为人类广泛道德准则的今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今中国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

中国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在今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使大量建筑文化遗产遭到毁灭性破坏。幸存的建筑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危险。全力保护好已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呼号与抗争，更需要专业界的研究与实践。相对其他学术领域，在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目前在中国还比较缺乏较为深入的学术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因此在社会亟需的工作实践中就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济大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对一批在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理论研究著作进行翻译，以“遗产保护译丛”的名义集中出版。这一具有远见卓识和颇具魄力的计划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无疑是雪中送炭，实在是功德无量。相信译丛的出版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

专业教育和工作实践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衷心希望译丛能够尽可能多而全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使之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源泉。更衷心希望由此能够推动我国专业界的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从而产生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毕竟，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征，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需要普适性的理论，更需要更具地域针对性的方法。



2012 年 12 月

中文版序言 I

谨以此纪念吴瑞梵先生 (Ron van Oers, 1965—2015)

城市规划师和国际保护主义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WHITRAP)

上海中心副主任

《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一书的中文版得以出版,于我而言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同时这也表明,历史城镇现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十年来推广的城市保护之当代途径,正受到中国的日益关注。

本书成稿于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正式通过之际,融合了其间的诸多专业性与制度性经验。

本书的构思成稿得益于与好友兼同事吴瑞梵(Ron van Oers)先生的合作。他曾作为城镇保护专家,在巴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工作多年。2012年,他来到上海同济大学,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中心副主任一职。

吴瑞梵先生充分利用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所从事的工作,拓展针对《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实施方法的研究,推进了亚太地区的多个案例研究项目,并大力推动历史性城镇景观(HUL)原理与技术在不同的历史城镇语境下的实践与发展。

2015年,我们的好友吴瑞梵先生在拉萨执行任务期间不幸离世,给他的亲朋好友们留下了巨大的空虚与痛苦。他作为一名研究者与实践者,为本领域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们所有巴黎和上海的同仁都万分怀念吴瑞梵先生,对他的人文精神与专业技术仍记忆犹新。因此,谨以本书的中文译本来纪念缅怀他。

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的实施目标还远没有实现。目前，世界各地的许多研究者正在进一步发展其方法论与应用，并推动这一研究的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合作伙伴携手，正在筹备一本实施手册，并筹划对2011年《建议书》的实施情况开展全球性调研，计划于2019年提交给执委会和教科文组织大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的各位同事与朋友十分支持这些行动，并针对《建议书》的实施，在培训和研究活动中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在此，我想向各位尤其是上海中心主任周俭教授致以谢意，感谢他们为这一系列重要工作以及本书中文版翻译工作所提供的支持。

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2017年10月1日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文版序言 II 城市保护与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

21 世纪来临后,几乎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城市遗产保护领域都面临了新的挑战。世界遗产城市以及更多数量的历史城镇,为了城镇的更新和发展纷纷开展各自的城市开发项目,各种与保护原则相矛盾和相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意识到这种状况后,将此议题提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寻求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从 2005 年起及之后的 6 年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和协调下,形成了历史性城镇景观项目行动,这是一个对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准则文件进行审议和更新的政策化过程,希望能找到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遗产价值城市的解决方法。2011 年 11 月 10 日,《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1]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为这一过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建议书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在自愿基础上实施的“软性法律”。本书的二位作者便是整个过程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本书的英文原著完成于 2011 年,事实上是二位作者在主导和参与编写《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过程中的关于城市保护研究的汇总。二位作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前主任班德林(Francesco Bandarin)先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前遗产项目官员吴瑞梵(Ron van Oers)先生,多年来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众多遗产地考察,与地方政府和各国专家交流,对新世纪全球化、城镇化和社会发展给城市遗产保护带来的新挑战,对各国各地方政府多样化、创新性的应对策略和实践具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本书所涉及的案例遍布世界各个文化地区,并非是以单一文化和社会发展背景为前提的保护理念。

本书开宗明义地以“城市保护”作为主题词来阐述关于 21 世纪城镇遗产的

[1]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EB/OL]. [2011-11-10].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1/002150/215084e.pdf#page=52>.

保护议题。城市是时间与空间层层积淀的具有连续性的“整体”，对城市的这种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认识在今天的城市研究中逐渐成为一种核心思想。保持城市的多样性、混合使用土地、建构社会空间、强调社会融合、提倡社会共享、保持和延续城市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不是把城市分割成不同类型的“单元”。因此，那些划定隔离式的“保护区”，把保护限定在划定的空间范围内的做法，事实上其结果往往是破坏了城市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保护与发展难以调和的冲突。

“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保护”是作者试图为此作出的解答。其核心思想是对城市空间从时间连续性的角度进行价值甄别，尊重不同时期在城市发展中留存下来的印记，包括现代的和当代的，是一种更新后的遗产管理方法，目标是力图避免在现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过程中因为这些价值被分离而遭受忽视并抛弃。它既是一种识别角度，也是一种价值观，同时特别强调了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城市发展机制（特别体现在土地利用模式方面）带来的不同变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为当代全球化、多样化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城市发展机制环境下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作者提出“城市保护”概念的重要目的和内涵。

围绕历史性城镇景观这种新方法，作者在本书中囊括了城市保护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多样性如何影响保护的价值和方法、自然和文化要素在建成环境保护中的联系、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等等。“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拟通过对城镇空间中各个时期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结构、场所和其他传统文化元素的判别，以及对其形成背景和演变脉络的分析，识别城镇在动态变化中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步骤提供一条积极的城市保护与发展路径，包括充分考虑区域性环境的背景因素和借鉴地方社区的传统与观念，以此在社会转变中有效地管理既有城镇空间的变化，以使当代的干预行动与历史环境中的遗产和谐共处。

“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应用的空间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历史街区、历史地段、

历史城区和历史中心。虽然本书讨论的问题源自历史城镇,但“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寻求的是在当今所有的城市中,历史街区和新城、城市保护和城市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重新构建。为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更好地设计城市遗产保护战略,通过制定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传统和环境的城市保护的行动原则,将其纳入到尽可能广泛的城市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以支持旨在维持和改善人类环境质量的政府行动和私人行动。^[1]

中国关于历史城镇保护与发展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归根结底,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认识历史环境的当代变化。201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在上海举办了首次“历史性城镇景观国际学术会议”^[2]。会议指出,当今中国城镇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城区的社区对改善的诉求、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的诉求、地方政府对城镇转型发展的诉求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等方面。会议认为“历史性城镇景观”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在城镇空间上表现出来的层积性作为认识城镇文化遗产价值完整性的出发点,既包括历史环境同时也不排斥当代空间与建筑价值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城镇如何在不同情境下认识并处理保护与发展、新与旧、历史与当代之间的关系,具有理念与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在本书的“序言:城市保护的新方法”中已经清晰地为读者概述了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本书所倡导的“城市保护”理念,是一种将城镇遗产保护与城镇可持续发展融合在一起的保护理念,“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是为实现“城市保护”理念而建构的、以价值判断和机制背景为基础的、以管理“变化”为核心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贯穿于全书始终。同时,本书的注释和附录列出了大量的文献来源,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城市保护”理念以及“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提出和形成的背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P)于2016年与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市联合编写了HUL Guide Book, <http://www.historicurbanlandscape.com/index.php?classid=5355&id=170&t=show>

[2] <http://www.historicurbanlandscape.com/index.php?classid=5356>

也是读者了解国际城镇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

最后，真诚地感谢本书的作者班德林先生和吴瑞梵先生对本书中译本的翻译出版给予的倾力支持，特别是对翻译中的疑问亲力亲为地给予详尽解答。本书的作者之一吴瑞梵先生 2015 年 4 月在中国西藏拉萨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监测活动期间不幸去世，借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表达深切的怀念。

周 俭

2017 年 7 月 22 日于同济大学

导读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释义^[1]

1 背景

2011年5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关于“Historic Urban Landscape”（以下简称HUL）的政府间专家会议，在以HUL作为一种管理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新概念和新方法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HUL准则性文件的最终报告。2011年11月10日，该报告以建议书的形式形成的《关于“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建议书》（以下简称《HUL建议书》）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

这份《HUL建议书》对城市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中文与西文在文字使用上的差异，容易在概念与定义理解方面造成偏差。本文将通过对照解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版、法文版、中文版的《HUL建议书》文件，剖析其中HUL的概念内涵，阐述有关HUL概念与方法的理解，并对“Historic Urban Landscape”一词的中文译名——“历史性城镇景观”作出说明。

2 《HUL建议书》中“HUL”的内涵

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版^[2]、法文版^[3]的《HUL建议书》中的名词解释部分对HUL这一概念进行英文与法文的校译，综合《HUL建议书》英文版和法文版，HUL在《HUL建议书》中的含义为：

[1] 本导读中对“Historic Urban Landscape”释义的阐述是基于导读作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建议书》的解读而展开的——译者注。

[2]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EB/OL]. [2011-11-10].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1/002150/215084e.pdf#page=52>.

[3] UNESCO. Recommandation concernant le paysage urbain historique [EB/OL]. [2011-11-10].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1/002150/215084f.pdf#page=62>.

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经过历史层层积淀后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含了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地理环境。

更广泛的背景因素包括了地形、地貌、水文、自然属性；也包括了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建成环境，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开放空间和园林、土地利用模式和空间组织，体验与视觉关系，以及城市结构中的所有其他构成元素。另外，背景还包含了社会和文化的实践以及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识别性相关的非物质方面。^[1]

可以看到，《HUL 建议书》中的 HUL 包含有双重含义：HUL 所指的对象既具有历史的过程属性又具有当前的现实属性，即包含了历史地区当前存在的所有有形的物质空间要素，也包括了对历史地区景观形成产生作用的社会、文化、经济机制。

英文的“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和法文的“Paysage urbain historique”是在“城市景观”这一名词上加了定语“Historic”（法语“Historique”），英文、法文的词义是一致的。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HUL 建议书》中采用的中文译文是“城市历史景观”，其中文的字面含义与西文版的内在含义存在较大的差异。

当中文将 HUL 翻译成“城市历史景观”时，从中文的词面上去理解往往会习惯性指向“现在尚存在城市中的、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景观”，或者会被理解为“城市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景观”。如果与《HUL 建议书》中 HUL 的定义进行比较，显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无论哪种理解都会习惯性地 will 将 HUL 属性中“非历史”的当代部分排除，这样便会对 HUL 的理解在时间概念上出现偏差，从而也会带来对空间对象理解的不同。

[1] 以上引文系本导读作者根据《HUL 建议书》英/法文版翻译而来，并非摘自该建议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译文——译者注。

《HUL 建议书》中的 HUL 并不是指一种新的保护类型。“Landscape”一词在西方当代语境中不仅包括了物化的情（场）景，也延伸包括了“Landscape”形成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和政策、机制等非物质方面）。“Landscape”在当代西方语境中不仅仅作为名词指一个客观物质对象本身，同时也是一个动词包含了其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动因——“机制”。

而“景观”一词在中文的专业用语中主要是指特征化的情（场）景，特指一种物化的对象，偏向于视觉美学方面的意义，其词义的延伸功用并不明显。比较《HUL 建议书》中的“Landscape”（英文）或“Paysage”（法文）概念，除了外在物象的存在含义以外，还包括了引起其外在物象形成与演变的内在动因，其含义涵盖了包括人类的认识、文化的意象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对建构“景观”产生影响的非物质方面的范畴，即包含了西方当代“Landscape”“Paysage”概念中“内在因素”与“外在表象”的互动关系属性。因此，在理解《HUL 建议书》中 HUL 的含义时，应将西方当代关于“Landscape”概念的延展内容纳入其中，即包含了“空间”和“空间变化的机制”两方面的关系。因此《HUL 建议书》中的 HUL 可以看作是我们认识城市遗产价值的一种新视角和新理念。

3 将 HUL 作为一种“方法”的理解

《HUL 建议书》一方面确定了 HUL 核心内涵，另一方面将 HUL 衍生成为一种管理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方法，即“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pproach”。

在《HUL 建议书》中明确指出：

它提供了一种充分考虑区域性环境背景因素、借鉴地方社区的传统与观念，并且尊重各国、国际社会价值观的工具，用于管理物质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变化，确保当代干预行动可以与历史环境中的遗产

和谐结合。^[1]

可以看到，将 HUL 作为一种处理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当代发展相互平衡且可持续关系的方法，是《HUL 建议书》的核心思想所在：

HUL 方法旨在保护人类生活环境的品质，提升城市空间的生产能力与可持续利用，同时识别城市动态属性特征，促进社会与功能的多样性发展。它整合了城市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2]

从这个意义上看，HUL 方法是一种融合了发展目标的多维度、整体化的城市保护方法。其目标是为了使遗产在当代城市空间中重获生命力，通过调整当代城市发展的政策机制去管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空间与社会的变化，使当代对城市空间的干预与遗产环境达成新的平衡关系，从而维持并强化城市特征，提升城市空间和生活品质。

基于这样的理解，HUL 方法并不拒绝在历史环境中介入当代的建筑与空间元素，当然也不排除历史环境中的当代功能，而是着力寻找建立两者之间平衡关系的路径，这与 HUL 的价值层积性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引起当今城市空间变化的机制背景与历史环境形成的机制背景完全不同，这种平衡关系的建立需要针对不同历史环境的具体特征及其形成的机制，对当代元素介入历史环境的程度和介入的方式开展研究并进行管理，这也就是《HUL 建议书》中对强调“更广泛的城市背景”的意义所在。

4 HUL 中文译名的讨论

HUL 在国际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领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应

[1] 此处引文系本导读作者自译内容，并非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HUL 建议书》译文——译者注。

[2] 同上。